

遺憾教會我的事



文／施有聯 臺中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病房護理師
攝影／江柏緯

「阿漢的主護是誰啊？他媽媽在病房外面，好像有事情，說要找護理師。」白班的雜亂常規當中，護佐大哥看著監視器畫面詢問著。

「嘖，現在？」因為線上忙碌暫時分不開身的我不耐煩的回應道。

「嗯！她好像很焦急。」望著老婦的臉龐，護佐又忍不住的再強調了一次。

「她最好是有很急的事情啦！昨天跟前天就跟她講過很多次了，她兒子才剛剛住院，連基本病識感都沒有！病況是可以好到哪裡去？每天跑來問也不會好得比較快啦！」我一邊焦躁地回嘴，一邊收拾起滿臉的不耐煩，準備應付病房外的家屬。

看不懂強制住院通知書的老媽媽

很多時候，精神科會遇到類似的問題，許多家屬總以為，就像內外科一樣，只要這些身心疾病的個案一住院，在身心科病房睡了一晚，打了一針，他們的那些暴力、那些狂躁、抑或是沉重的內心焦慮、憂愁、甚至自殺衝動，就會馬上藥到病除，康復回家，回到那美好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。而此時我們身心科的護理師，總要扮演著一個討厭但

又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打起精神、鼓足耐心，不斷的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重複並破壞他們那虛華卻又脆弱不堪的想像。當我以為就像往常一樣，又要執行著這吃力不討好又枯燥的工作時，才發現，我錯了，我真是大錯特錯了。

「護理師……咱家阿漢……他……，我今天收到這張通知書……，啊，可是，這上面是寫什麼，哇隆跨謀啦（我都看不懂啦），我問鄰居，他們都跟我

說是強制住院的通知書，啊可是強制住院是什麼？我們家阿漢他到底是怎麼了？」望著眼前無助的老婦，此刻啜泣地像是個小女孩，言詞的表達不再流暢，焦慮與激動的情緒隨著碩大的淚珠灑落而下，她慌亂地揮舞著手上那張皺巴巴的「強制住院通知書」，過往的人生、歲月的歷練，對於現在的她，都幫不上任何忙。

我重新整理起態度，並在腦海中向五分鐘之前的我重揮一拳；一邊用緩和卻又堅定的語氣安撫著她，一邊把她帶到病房外的家屬休息區，讓她整理情緒，緩緩道來。

聽著那女人菜籽命的一生

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她叫阿免，「女人菜籽命，好壞都靠碰。」這句俗諺在她身上過分地貼切了些，出身在窮困的農家，只因為單純的希望少一張嘴吃飯，讓她早早地嫁入了現在的夫家，殊不知，這只是從一個火坑跳向另一個火坑，年幼的長媳一肩挑起了全家的重責，尚在爬地的小叔、苛刻的公婆、艱苦的家計，她都忍咬著牙硬撐而過，無數的夜裡，她總憤恨的瞪著天花板，滿抱著許多無解又艱澀的困惑，質問著：「為什麼這輩子要生為女人？又為什麼女人生來總是命苦？」還是因為是她？所以才會命苦？很遺憾，沒有人可以回答她這長久以來的心結。

好不容易生了兩個兒子，對著夫家的列祖列宗牌位算是有個交代，長子發展平平，卻好歹也是吃軍職的公家飯，老

二卻頗有出息，考上了臺大，畢業後也找了一份好出路，準備發光發熱，正當這家人以為從此一帆風順，正當阿免覺得她人生的不幸終將結束，上天卻在此時開了個惡劣的玩笑。

以為人生將翻盤 卻是直線下墜的開始

一場莫名的高燒，帶走了阿漢的弟弟，突如其來的噩耗，如暴風雷雨般摧毀了全家人的心，阿漢拒絕接受事實，他堅信，是院方的疏失，不斷的向弟弟過世的醫院索取著高額賠償金，他始終相信，是因為不當的醫療行為，殘害了他們那美好幸福的家庭，而對此，院方應該肩負起責任，對他們的不幸付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價錢！！

可是，尚未如願的阿漢，卻突然生病了……。

他再也無心工作，並開始躲進酒精的懷抱裡，一邊偏執的妄想著，等到醫院的那筆賠償金領到了，他要怎麼運用、要如何花費？一邊醞釀著他對現實的不滿與憤恨。漸漸的，阿漢的飲酒量越來越多；漸漸的，阿漢對於家人的言行舉止越來越粗魯，言談開始沒有邏輯、語氣逐漸失控起伏；漸漸的，阿漢的作息失去了規律，直到父親過世後的某一天，他竟然撞見了母親與異性鄰居有說有笑，他爆發了，揮舞著粗壯的拳頭，一拳又一拳的不斷將它們灑落在乾癟年邁的母親身上。

剛住院的阿漢不斷的吼叫著：「我媽她不守婦道！！」、「我爸剛死沒多久，她就穿成那樣急著勾引男人，我教訓她

是應該的！！」、「反正醫院賺那麼多錢！！我向他們要有什麼不對？」、「為什麼要把我關住院？我又沒有生病？陳醫師咧？陳醫師咧！！我要殺了他！！我不會簽住院同意書的！」

他始終拒絕接受現實，並堅信著他的妄想，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那麼的理所當然、那麼正確，他只是代替已經不在人世的父親，重新再教育母親應有的價值觀念，卻殊不知，隨著他每一拳的揮下，打碎阿免對他的關愛，也打出了阿免對兒子的恐懼。

「護理師你知道嗎？我已經快受不了，那是我兒子！那是我親手拉拔長大的兒子！可是你知道他的拳頭打在我身上的時候，我的心比我的身體更痛嗎？」阿免一邊紅著眼眶泣訴，鼻水與眼淚溢滿了她臉上的口罩，可她卻不敢拿下，彷彿那張破爛的口罩是她尊嚴上的最後一張面具，深怕讓人看見她的脆弱與不堪。遺憾的是，隨著暴力的開始，情況逐漸的惡化，兒子的羞辱與嘲諷伴隨著暴力，不斷侵蝕著阿免的精神狀況，高壓的生活與不安穩的睡眠殘害著阿免的理智。

……這下子換阿免生病了。

醫生在診間詳細的跟她解釋病情，可是阿免卻一個字也聽不進去，只覺得她累了，只覺得她自己活著好累，白天要工作，下班以後回家時要戰戰兢兢的迴避著兒子，猶如生活在荒野得時時防備著野獸，深怕有一天會被重咬一口。而當暴力不再行使時，冷嘲熱諷卻接踵而至。「她是我們家請的外傭啦，不用太在意她。」當她親耳聽見兒子這樣對外

人介紹自己，那一刻，她覺得眼前的親生子根本就是一個陌生人。

收病人住院，讓家屬短暫喘息

一直到有那麼一天，阿漢的暴力一如往常朝著阿免襲來時，她終於狠下了心，叫了警察，在警消們的協助下，將阿漢扭送進了急診室，值班的陳醫師，望著無助的母親問道：「你希望我怎麼幫你們？」阿免她就像是在地獄裡看見蜘蛛絲般的救贖機會，懇求著陳醫師，可否讓阿漢住院一陣子，讓她可以好好休息，讓她好好地悼念亡夫，甚至，讓她用這不多的時間，去好好面對與治療她自己的憂鬱症。

「很多時候，我們收病人住院，不只是一要緩解他們的症狀，更多時候，是要讓家屬們有個短暫喘息的空間，重新整理情緒，再度出發，以應對他們未來與病人相處的挑戰。」身心科的晨會，總是時不時的出現這一句話。

而在今天，剛好是阿漢的強制住院審查通過的第三天，阿免手上拿著這張看不懂的強制住院通知單，就是在此時剛好寄到了他們家。依規定阿漢接下來必須強制住院整整兩個月，我詳細的向阿免解釋著通知書上的資訊，偶爾靜下來，默默地當個聽眾，任由著她宣洩，而這是此刻的我唯一能為她做的事。

「嗨，您好！我是身心科的社工師！」不知何時，社工師悄悄地出現在我們背後，接替了聽眾的角色，我向她點了點頭，算是交接了。回到工作崗位上，心情卻無法平靜，思緒頗為紊亂，一直回想著阿免的無助。



身為護理師，施有聯總能聽到各種病人家庭的故事。

想幫忙請社區志工關懷 尊重對方接受與否的選擇

接下來的幾天，每當我閉上眼，阿免哭泣傷心的樣子總會浮現在腦海中，我很想多為她做點什麼，卻又茫然無措地不知該如何下手，苦惱著這樣的行為是否多事？是否超出了我的本分？是否符合工作流程上的規定？就這樣，我抱持著深刻的煩惱，輾轉難眠的度過數日，最終，憑著一時的衝動與傻勁，我毅然決然地向在醫院內服務資深志工黃明月（靜力）師姑發了 LINE 訊息，請求她的協助。

感謝，師姑她沒有多說什麼，只問：「你覺得他們需要些什麼？你想怎麼幫助他們呢？」於是我明確的向師姑表達，阿免其實有工作，有收入也有補助，生活還過得去，但她更需要的是有人去關心，偶爾對她噓寒問暖，當個聽眾就好，給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。

師姑聽完後給了我些建議，建議不妨試著從社區關懷的角度來切入，這樣是否會減少工作倫理上的程序、規範與壓力，她鼓勵我：「儘管大膽地去做吧！我們隨時可以請志工們去關懷阿免。」

在得到強力的支援後，隔天一大早，我向社工師轉達了訊息，社工既驚訝也

很高興，畢竟在很多時候，這些家屬所需要的，不只是資源，不只是補助，更重要的是有人可以在他們痛苦掙扎時，握著他們的手，靜靜地當聽眾，讓他們宣洩壓力，社工師一臉興奮的向我表示，會盡快的聯絡阿免，問問她是否需要慈濟社區志工的關懷。

很遺憾的是，阿免她竟然拒絕了。

時到今日我仍不知道為什麼？她真的很需要有人聽她傾訴，她明明可以在一個陌生人面前哭訴她那不幸的人生一個小時，可是當我們提供給支援時，她卻關上心門拒絕了。又或者這一切都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？也可能是她深怕在志工的關懷下，內心深處的脆弱會被他人探見？下班後的我與社工師有一搭沒一搭的揣測著阿免的想法，還是無解。

我將這個狀況回報給師姑，她肯定了我的付出與努力，並分享著她自身的經驗，在她擔任醫療志工這三十年當中，陪伴與關懷過無數病家，但一路走來，也是跌跌撞撞，但她不曾放棄，並願意從挫折中學習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很感恩不斷地有困境來磨練她，造就今天的她能有一絲微薄的力量可以去幫助需要的人，而她的力量就是來自這些挫敗而勇敢學習的成果。

望著這段對話，我反覆仔細的琢磨著。

我想，這件事，固然成為我護理生涯上的一件遺憾，但下次，如果又遇到類似的狀況，希望屆時，我可以有夠多的力量與勇氣，適時地伸出手去拉他們一把。而這就是遺憾教會我的事。🌱